

服部誠著  
述部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1





文庫11

A1908

1

行刺月四第年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

東京

奎章閣藏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目錄

學校

人力車 附馬車會社

新聞社

貸坐舖 附吉原

寫真

牛肉店

西洋目鏡

招魂社

新繁昌記 目錄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服部誠一著

學校

世之繁華，所由生者，何文化之繁華也。本邦文運之隆盛，未曾有如今日者也。分全國為七大學區，又分大區為二百五十六中學區，又分中區為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小學區。雖東陬西隅，無不有學校之設者。教育之道，可謂至矣。今也，人民出蒙昧之雲霧，而入文華之錦繡，為父兄者，汲々鼓舞其子弟，為子弟者，



新繁昌記 第一編



孳々勉勵其學業。國內不日可進其極域也。本府學  
 區樞軸而大小學校如林叢。以小川坊開成校為第  
 一。或有市校。或有共立校。或有私校。合官私其數三  
 千。生徒凡五千人。自四方負笈者。日輻輳。月蒼萃。百  
 科之技術百般之學藝。無不研窮者。故五尺童無耽  
 於紙鳶陀螺而誤通學。時刻者七歲。女無流於羽子  
 手毬而受習字。催促者。雖裏店小廝。諳世界國盡而  
 歎老父文盲。雖酒肆丁稚。閱商賣往來而笑伴頭放  
 蕩。噫。盛哉文乎。噫。大哉文乎。苟為令生徒者。惡乱暴  
 舊習而慕端正美風。互競學等。共磨智識。無曾醉芳

原花誤門限。游生未見迷柳橋。春被放逐情生無立  
 街頭。食魚酢者無在室內。倒酒瓶者內則不斷英書  
 佛藉之啣。唔外則不聞月落烏啼之放歌。况入廁有  
 為扭戰獨學者乎。偶稱情生者。不過飢至牛肉店飽  
 一鍋燒肉。與二合鬼殺。俗稱醉酒倦至揚花寄聞竹  
 本阿駒與清元阿花而歸耳。書生風亦美乎。  
 六笏小室約容三四名。机一脚書百卷。有凭凳子者  
 有坐毛氈者。壁上必揭地球全圖。床頭多匾六角時  
 器。外套長如一。夜貸衾着帶。便以一幅晒布三時飲  
 食菲而思他牛肉。終夜蒲團冷而戀彼少年。我生景

新編 卷一  
 第一編



况雖如此亦何非可歎諺不云乎尺蠖屈為其伸鷹  
 隼展為其揚也今雖坐草席後必可住石造層樓坐  
 花紋鑲瑜也暫雖着敝衣又可纏羅紗衣裳携金皮  
 時器也各室琅々有諳誦者有音讀者或正言訓或  
 整字義有構文有習語唐人寐語變為洋人擬聲蚯  
 蚓筆法化為蠅行文字玻璃燈明而壓螢雪光西洋  
 紙滑而奪藤楮權蝶々談世界之國土者地理家也  
 便々論商社之規則者經濟家也側眼動器械者窮  
 理家也支願閱法律者政事家也一生道僕志于洋  
 學既數年一日不午睡一夜不游步已併吞五大洲

而諸萬國交際曾嘗牛肉風味未吸娼妓口唇不亦  
 大學士乎此大學士而未乘馬車未着官服飢寒落  
 魄如此嗚呼驥不遇伯樂老于槽檻中龍無將軍伏  
 于草廬間僕已二十五年三月也余衰也久矣我不  
 亦夢見倫動也英京 假令我不得大官寧出官途乎我  
 韞美玉而藏之沽我々々我待價者也一生道僕就  
 學以來未接揚弓阿娘未顧混室少婦日夜勉強強  
 々無止非如彼輩典一冊字書而與駟屐于橫坊阿  
 福者也僕而亦不受三顧命我輩學業未至乎談話  
 未終時器鏘々報十二時食堂拆木楮々



日曜日好天氣長羽織五六人筒袖七八人浴于丁  
子湯諷于淺草咏而帰々路一生謀小酌于通街牛  
肉店肉一鍋酒一瓶一鍋一瓶如喰飯如飲湯既而  
醉側有一客亦傾四合又其側有一客自若舉盃頭  
髮如法印帶一小刀三人終合團寮為一席更命酒  
肉巡盃數回玉山將頽一生意氣揚々曰僕熟視方  
今之形勢非洋學寧無學其廣大也併吞五大洲一  
目全世界天下之經濟全國之富強無政事無軍事  
皆無不關洋學者輓近建築方法衣服制度漸遷洋  
風雖茶店少婦用洋語絃妓歌亦挾洋語不亦愉快

乎凡宇宙間何物不歸于洋齊家歸于洋修身歸于  
洋又其力之大也廢積年之封建歸萬世之郡縣洋  
學洽浸潤民間則惰夫有立志薄夫有所厚且人有  
生元同等而無貴賤有才則代國民治國政無才則  
輸租稅代勞役是至當之通義而千古之確論也僕  
每翻一書益知洋學尊大如某輩未能讀一冊文典  
而就官途聞少讀漢藉孔子之道與士族之權已既  
隨于地廉價極屬骨董店長物賴此長物在官途如  
坐豆腐不日墮落或與豆腐共腐敗為真腐儒者乎  
是亦可入人車先生之門者也一客切齒扼腕進曰



余乃漢學生也。子誹謗漢學，何事乎？洋亦學漢，亦學於道義，豈有二乎？夫孔子之道，至正至大，不可與西洋夷狄之道同日而論也。汝勿憤怒，余得辨解之。汝未讀論孟乎？父子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皆在仁義。在上則可治天下，在下則可治一家，豈得不謂盛？抑學問者何修人道也？人道者何修一身也？人生日用，彝倫之間，少頃不可離仁義也。語云：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街道居宅，總在仁義中。天下一日欠此道，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官吏行其私，商賈網其利，開化復為混沌。西洋諸國，狡猾見利忘君。

臣父子見財失廉，耻醜惡，唯謂經濟々々，而不顧人倫之道。此人也。欲拾一文錢，蹈犬糞者也。又何足論？洋生振鬚曰：否々，何然？古稱漢儒者，口唱經義，行無經義，巧掉虛舌，身無實行。汝不聞乎？現今支那國，幹無一可採者。其政，幹君主專治，專束縛人民，自由自尊大，而稱中華。未知萬國交際，寧以支那地方為夷狄，以西洋諸國稱中華可也。且開口則稱文章々々，文章果何為物？作赤壁賦，不知蒸氣發明，吐陳腐寐語，不解開化文字。毛唐人之為用，果亦何有？漢生瞋目曰：不然々々，謹案。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



者來我朝師太子儒學始開文化爰行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建國學于朱雀東自後名儒輩  
出日用之間無不用漢字者若獨以橫字記姓名乎  
苟用其字者不免為漢學徒儒者道非如彼國學者  
流者也一客乍發怒曰余國學生也汝輩忘我國而  
慕他國何速去不行其國辱我日本國皇統一  
系而赫赫神國也上世蒙古冠西海神風一起而鏖  
殺寇兵二十萬若輩未見銀行新紙幣新紙幣國  
蒙古敗軍乎  
抑若輩知我皇祖太神之事蹟也不讀我國史  
而諳他國歷史是猶棄己父母而慕人父母也且如

西洋諸國人民結黨與甚矣廢國王如放犬狗弑王  
族似斬西瓜對他國則稱之曰革盟何其不忠又如  
漢土唐虞以來王朝沿革凡幾十回苟有日本竟者  
而為之快乎且我國言辭國而自古尊和歌僅以三  
十一字動天地感鬼神和歌之為德也亦大矣若輩  
感於絃妓戀歌與流行葉歌未曾知和歌之妙逼神  
也又洋學生為弊欲棄我皇國神教而弘耶蘇邪  
教者亦不慙矣是神國之罪人也洋生怫然曰汝謂  
耶蘇教為邪教者何也非如腥坊頭敲木魚唱虛說  
瘦称宜振鏗鈴誦空文者也夫神明獨在于天拜空



像詣空社何故全歐洲之開化全耶蘓之力也。能變野蠻致文明其遺德不亦大乎。和生曰汝不言乎。神明獨在于天。若何故。携芳坊絃妓至初卯也。龜井戶社祭管公靈也。若歸路不詣深川八幡歟。若亦口唱虛言身無實行者也。洋生曰余至龜井戶深川者為一身運動也。非敢有所祈于社也。如汝不曾至淺草觀音歟。余竊見汝戀着茶店阿龜々々者。因天津兒命之後胤故乎。一到觀音境內是即到佛境也。若口唱神道何有其醜態也。且不知蒸氣車便乎不見煉化石美乎。如汝者可入天崖而溺死乎。和歌浦波

者也。和生振身曰汝不免神罰寧不免天誅者也。汝不喰我國五穀而常以牛肉與麥麵生活乎。汝亦如漢生採薇可餓死于首陽下也。漢生激曰若學仁義者如汝輩非為反覆表裏行者也。謂洋生到龜井戶和生到草身衣敞溫袍與衣羅紗者立而不耻也。或時嘯風月或時吟墨陀之煙花悠優自適以樂彼仁肩誦笑豈為二三十金折腰乎。余端止而君子也。生冷笑曰汝開口唱仁義稱正道而至橫坊居酒店。總飲二合酒醉步蹣跚立人檐下潛欲尿偶見邏卒愕然驚去。汝不知我國法律也。五尺童猶知之。汝唱



仁義犯國法律。是即讀論語不知論語也。汝亦與併吞世界洋生之不知脚下我國者兄弟也。洋生尖唇曰。汝稱我國々々。僅知有我國不知有他國也。井蛙管見可憐生。何足共論世界大道。三牛舌戰益熾。如烈火無勝敗。可決色。番人來樓下傾耳。亭子匍匐。觀二階。偶隔屏風。有一老客。慙慙頓首于三生前。曰。君輩高論。愚老具聞之。余雖草莽一夫。少有所發明。請為諸君述一言。君輩互誇已。所長譴人所短。是皆不可也。譬如俳優家爭其技。一人管絃家也。一人淨瑠理家也。一人舞蹈家也。今開一狂言。欠其一人。而能

可為狂言乎。畢竟世間萬事皆狂言也。愚未讀橫文。未見漢書。未知和歌。真不具一夫也。然視世形勢。察已將來。未曾誤其機。是唯因見演劇場狂言也。國有農工商三役者。為一國。是大狂言也。政府有官吏役者。各掌其事務。是亦狂言也。夫婦之間。亦小狂言也。我國今日開化。情和漢洋。三役者欲開新狂言之秋也。為其役者。冀兼絃歌舞三藝。而上舞臺調子。整狂言一層。可繁昌也。如君輩役者之卯也。何則。未有室家。未上廟堂。未入商社。乃未蹈一舞臺者也。吞世界者。說仁義者。能和歌者。皆劣。余不具遠矣。余雖不見



歐羅巴既築三層石樓居之。未夢堯舜法于家妻。抵于兄弟一家渾然無飢寒憂。未知神道不為不正亦無可蒙神罰理家無事故。是所謂神之賜也。余述此言非敢慢又非敢誇唯陣其理也。余令已老矣八十手習無可成目途故欲使君輩為輔相人也。君輩各立其學派曰洋學曰漢學曰國學是大不可也。苟在我國學者乃我國學也。亦何用分其派。三學全合而為一學者真皇國之大學士也。君輩富春秋且有氣力自今切瑳琢磨為皇國大學士可期而待也。是決非諛言。余言若無理謹受足下輩教。三生激聲。

作正恰如雷雨霽。洋生曰時已近六時。余塾有門限請先歸失敬々々。漢生曰余令夕有會讀和生曰余教院之當直也。三生悄悄下樓去矣。

人力車 附馬車會社

人無足而奔無翼而飛者街頭肩輿之舊力也。二脚而兼四脚一人而載二人者御免人車之新力也。彼則如騎牛而詣善光寺。緩之是則似鞭虎而超千里。藪極也。便與迂緩與急者非同力之論也。是乃所以肩輿潛伏而人車跋扈也。人車之始行于都下在己巳年距今僅六年間而其數幾六萬。出駕招燈為出

明治二年

新編  
九



車澤山伊咄聲音化請恕二字八百八街無坊不見  
御免燈燈必書御再三再度無車不勸徒行人王族  
可載賤夫可載老遊亦宜阿娘最可笑其輓夫之駿  
足也屈腰伸腕雄奔羣集中右避左讓額以押羣踵  
以撻衆一步速自一步後車超前車尻之輻如毛脚  
之疾似矢御免聲和輾輪聲而奔御免々々嘍喇々  
々免々刺々免喇々々澱之車因水而轉我之車因  
值而奔客非不重也值非不安也一里之路三里之  
逞繞而載之人步不如車行也官吏至朝借此急脚  
尚賈奔市情此跋足東郭西街輻輳如編南橋西梁

奔走如織小厮之徒行從主人之後也豪族之小  
馬係減祖先之祿也皆乘人車故凡物有樂則有苦有利  
則有害是人車亦所不能免也疾風吹散髮而容落  
帽者非輓夫之罪也客顧歎之不遑拾深泥逆衣裳  
而娘汚裾者為兩披之敬也娘俯悔之何亦及或有  
絃妓轉而開紅幕微露觀音顏者或有僧侶覆而脫  
烏帽大傷釋伽頭者有轉于前者有覆于後者何其  
危險五車隊列則自來自縱十車陣連則自來自橫  
縱々横々車與車齒人與人搏無人而不乘車者無  
車而不載人者亦次即今日笑北八之膝栗毛甚乎



明日留阿輕之人力車。是新繁昌之一車也。輓近自  
有雙載車之發明。一層為便利。輓夫不獨得其利。客  
亦有便。孝子擁老父。而同車。世所賞也。情男抱愛婦。  
而同車。人所羨也。勿友同車而行。談愉快。商賈同車。  
而途話相場。醒者扶醉者。乘老婆。携衰翁。奔便不亦  
便乎。益可笑。肩輿載一客。而離比翼。殺風景也。夫世  
沿革與物變化。不可期。而論也。昔日見衆肩輿者。不  
知其何人。而直下大名之名目。今日見衆之者。不知  
其病夫。而特為凶者之通行。近頃肩輿為  
葵式一具何其變化  
甚也。想後世人智開明。何唯肩輿化入車耳乎。入賢

愚亦或有變化時。我愚若為智。則放屁變百門。鈇砲  
陰囊化千有。金釜然則可航。我屁征三韓。賣我股得  
巨富也。文明之德。可仰。開化之恩。不可忘也。我樂而  
可待其時也。或思愚則愚也。屁則屁也。我不為一事。  
而坐食。特待時。若不至我。亦為輓車人。有四肢。  
為其勞力。我不如力食。而樂其勞也。舜人也。我亦人  
也。我何嘗人。糟粕我明。我文明。而可開。我開化也。我  
得為人。則千金之寶玉。可勉。可勞。于時。鼻鼾。輓  
夫高呼曰。官已到。官家覺。則車內假寐之一夢也。客  
拭盜涎而下車。



五六人于橋畔七八人于街頭有佇立待行人者有  
 懷手捫虱兒者有蹲踞者有假寐者欠伸又欠伸噀  
 々々一夫蒙紅氈掩其身亦掩其羞曰今日何  
 惡日何有此閑與曉鴉出家特載一客其值僅十錢  
 也喫茶飯五碗魚酢十箇何其貪餘四錢與文久三  
 孔耳一夫含愁曰余未載一客閑如此則恐難糊口  
 余生活與汝輩獨身異矣我與尼謂婦合餓鬼  
 狀者三人五口也以二本脚糊五人口米生自脚衣  
 出自脚店賃產自此脚實非容易之脚也脚幸健未  
 至于飢今日若無好客則五口乍飢矣余生活不亦

難乎行客忽走而過一夫直進曰請伴對客皆稱  
且那巴乘他車則亦且那也客曰我以我脚行于我脚所向何借  
 汝脚曰叱敗矣見汝愚狀彼屎郎一夫仰曰世人脚  
 力或更健歟近頃何多冷客聞橫坊之賣卜先生知  
 止脚秘術勿亦使世人病其脚妙方乎一夫捫陰囊  
 曰陋談休為今日與昔日異日本獨非日出世界廣  
 大也若在日本不能營業航亞米利加而可輓也其  
 國亦不能可行英吉利也客之有無我不管汝輩悻  
 々勿為一群醉客跟々然來一夫遮路曰官請伴芝  
 之歸車也一夫要三髻髻曰婦公請廉價而伴下谷

新編野史

第一編



之滯車也。一夫走曰：山手之滯也。曰：淺草之滯也。蓋  
忖度人所行而唱，何滯者使人思其廉價而欲釣之  
也。下谷而唱滯芝山手而稱淺草，何其欺人巧也。欺  
君子以其方罔小人，勿施其術。大概視人告值，因客  
說法見為都人，舞口勸之，認為儉父捉袂強之。如夜  
娼要客，其醜態真可惡。客問值，預以數等答去，則呼  
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及值始定，與彼柳原舊衣店  
同其狂言。如小娘始以廉價，噲之載則不五十步而  
忽緩矣。請益四錢，不百步而又緩矣。請益三錢，又奔  
而。又緩請益二錢，遂使傾其囊。何有此惡風。一客論

曰：汝欺人子而掠其錢，人亦罔汝子而奪之。是與探  
已囊而奪已財，同譬如食已肉腹飢身斃，汝不可不  
思也。曰：苟乘車者必非輓夫子，我亦何憂。君勿吐無  
用言。曰：不然，余非獨言汝故也。輓夫多皆然。汝見彼  
公布古則人有等位，今則民有自由。我可載汝而輓  
也。誰亦謂何令之輓夫古之乘夫也。為農者元可輓  
為士者亦可輓也。豈無其子乘車乎。曰：小可根元賤  
夫輓車者固其分，何足耻。苟佩刀人而為輓夫耻之  
耻也。小可輩死亦不能為也。曰：汝謂不能而令為之  
者亦其人也。汝若有才可乘車，士若無智可輓之乘



一職也。輓一業也。雖輓夫比之於寄食于他而自不能糊其口。士不亦才子乎。曰以君賞賤夫視之君亦有入我社意者歟。或然君猶噉如絲祿而未免腐士之臭氣。孰視君顏色蒼々或祿絲絕在迂歟。何有其飢色。客默然不知所答。輓夫言偶為避來車狀而去矣。今次人車者何馬車是也。

馬車之行與人車同其時而一時振權于人車上。今記馬車之盛衰所以其盛者因往反于橫濱也。曾至橫濱也。乘人車則其值不廉而其遲速亦異矣。是所以馬車店繁昌也。馬車值一人不出七十五錢。曾橫濱行之值

稱之曰乘合。若一人買一車則費若干。金橫港貿易之盛也。往商來賈經緯如織。獨箇不買之必有他客待乘合者。大抵駕兩馬者可載七八名。駕四馬者倍之。橫濱九里。程間晝夜不絕。馬車聲一時何其繁昌也。此時與馬車頡頏者何。有川蒸氣船。其值廉于馬車。曰三往反。不爭一刻者。皆取路于海。小汽船輻輳于築地。夫一刻而其損益闕千金者。商家之常也。故有拋數金倩馬車者。曰之仕立。當時以馬車鳴者。曰鳴駒屋。曰辨天屋。皆出支店于橫濱。貯數十車。是開馬車店于都下之始也。疇昔鐵道之落成也。馬車店



一朝而零落。橫港路間寥々，不聞一馬聲。小汽船亦衰至，不過搬運荷物。現今馬車出于品川停車場，載下汽車，散四方。客々量道路，遠近乘之。其值廉且便也。近頃設社，開自千住到川越之通路，日往反其地方。然不過前日橫濱行之一二馬車，本豪富之物，而非一時之貨物也。故非貧生所買及，所謂大名道具也。都下貯馬車者不少，其便也。載一家奔走于東西數里，于雨于雪，不知寒苦，不借人脚，有餘力者，則可貯要具也。畢竟都下之貧富，閑馬車之多少，何則其數多，因富豪多，故馬車益繁昌，而都下益繁昌焉。

新聞社

固陋夢醒，而遇開化，春文華之爛熳，發明之光彩，內外多融眼美事。人不嗅馨香，不知有開化，花不見寫真，不想有文明人。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何以能開化。是所以新聞紙被眷戀於人，而出四方也。每社自有其專務，記公布裁判等之事者，日新真事誌也。在京橋報府下之珍事奇談者，日報誌。在淺草坊告各州諸縣之事者，報知新聞也。在兩國此三社最鳴于都下，是皆開化之引札，文明之番附，而不可欠之器械也。一枚紙而網羅世界，新奇無遺漏，彼



讀賣先生、避三舍、不亦宜乎。社內列高机數箇、而分其課、各要其神速、有奔走于東西、探新奇者、有出于院省、寫公布者、有編文章者、有植活字者、明日所出新聞、今日至、午後四五時、間已成其簡便也、有一器、檄而招數千紙、速于菓舖、丁稚、燒煎餅一枚、值不出于四五錢、若括一月、買之、則自社配布之、且減其值、一月間、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以藝妓、一纏頭、知世界新事、不亦廉價乎。紙上所載、概畧、則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新事、國土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醜美、或戶長之勤惰、凡入

耳、觸目、新事、不問貴賤、必記載之、如火災、則報曰、有、昨何日、何時、某坊出火、如橫濱、如有電報三字、是非、如隣婆、孕生赤猫、空談實如、登富士山、而一目、歐羅巴之火事也、雖僮夫野人、一閱新聞紙、則刈長髮、而歎、嚴君、舊習、或有視老婆、裸躰、覺野蠻、風滅五合、酒與白布禪者、雖不孝子、欲衝雪、刷竹筍、雖好色娘、無侵夜唱戀歌、田舍節婦、懲都府、淫婦、都府、勤商、戒田舍、惰商、是新聞紙、列布國內、而助開化之一二也、人車轉倒、連新聞、放辰、高亦新聞、其新聞々々、奸吏懼閱新聞、罪我者、其唯新聞乎、釋史者、流之拙筆



亦難免新聞紙上懲戒

欲議世損益評人長短者細記其議論而投之于新

聞社名之曰投書社不收其摺賃而揭之于紙上是

新聞社之施恩而乃無布施之引導也渡至甲議論于

乎淺草伏雜芝口卧龍或倫動也英京之演史家或華

盛頓之吹螺師自稱大先生未蒙三顧命者競投之

何則吐至高至大贅論頻雖說灰筒大蛇法若變大邪

恐人不曾信之又欲列布之于邦內無其財力不能

故叩空腹而吐其腐志以委之于社其投書多也輻

輳于机上蝟集蠅屯或有化羊兒嘗紙餘白或有變

蠹魚嗜活字命靚詞糝論喋々評柳橋風俗者為替

坐之伴頭也怨言限語懇々訴吉原零落者蓄財家

之情男也以鍼為棒而裁筆頭花者好事家也以已

妾擬人妾而費恍惚辨者自頂家也或有暗鳴不平

者或有顯述慷慨者或使人言已功或擬已拾人非

如此皆投一片文於社而可揭示四方君子也長崎

開化先生坐遙與箱館固陋先生數回舌戰今記其

概畧於斯閱貴社新聞何百何十何号開化先生鼓

舞固陋生論中曰余乘輕氣球遍飛行國內熟視人

民風俗方令會散髮筒袖之世間有結髮佩刀之人



此人也。口不食牛肉，而甘澤庵大根。俗呼蘿蔔，足不  
 着革靴，而愛葬式草履。至其甚，則捨大陽曆，而用大  
 陰曆。辱以日輪為月輪，門番陽曆在陰曆上，故在陰曆何，其愚甚事。  
 有順逆物，有大小。稱天地日月，是世之通言也。豈有  
 稱地天月日者乎？捨陽曆，取陰曆者，不異倒稱地天。  
 如此輩，因循病在于膏之上，盲之下，終變姑息病。不  
 堪其寒苦，欲招良醫，救貧尚以洋醫之奮發劑為毒  
 藥，而欲漢醫之懶惰湯。此輩生拙，蝸牛廬而羨井蛙，  
 智死陷餓鬼道，挽獄卒車者也。嗚呼！不三歎息乎？余  
周陋先讀至此處，不堪激憤，自叩机上，為傷拳頭，損

赤膏一貝，冀獲此輩，上喜望峯。在亞弗利加洲以示歐羅巴  
 繁華，少有所發明，歟。是全西洋風吹不足故也。噫！  
 如之何！余開化先情神官，祈于大小神祇，欲藉神風，  
 助西洋風。然則冷波及邦內，雖僻陬亦至，聞馬車聲。  
 因假新聞，餘自問：可否于江湖諸君？余讀不知激派，  
濕襟自机執其新聞曰：斯丈夫而有斯，何其暴論也。  
 余不可敢不應答。夫稱開化者，在散髮與結髮之間，  
 乎？是知一未知其二也。余雖固陋，一生耕數町田，而  
 住巨大屋，常鼓腹而歌太平，不亦樂乎？余視口唱開  
 化者，概一貧生而終至牛店，飽其餘肉，未聞有住五



層樓建金庫者。雖既開化。囊無一錢。則開化亦為  
 因循病。終至寄食于西洋店。彼令減其值。無顧之者。  
 被蜘蛛縛死耳。事有可速者。有不可速者。牛糞乃牛  
 糞。而未聞有化味。噲。故暫捨老者。固陋而欲曉壯  
 者。因循是所以全國設學校也。又何假子。訥辨此言  
 戰。自何号至何号。終有社報。某先生投書者。矇聰先  
 生寐語之誤也。因消棄之。

一擔商聞時号。砲而歸家。在裏店路次窮處。入室端  
 坐。太息而嘆。曰。余自今日。禁博奕。習文字。以欲為君  
 子。蓋此人。不跌坐。必立膝。今坐者。生來之一奇事也。

顧惡視老婆。曰。汝出。則食煨薯。入則傾碗酒。何其不  
 行儀也。雖薪水。勞皆辨我手。汝不殘一升酒。不能得  
 一文錢。常與典物舖。惡婆親。而誹吳服店。命婦。何其  
 頑愚也。汝罵口。而巧吐。迂言我發一言。汝發十言。是  
 皆抗敵。余癩積。不能默止。終為大喧嘩。而飽受人愚  
 弄。故斷然欲絕。夫婦緣。言未終。起執墨斗。立書賜暇。  
 狀。老婆自若。曰。叱。可笑。々々。隔壁呼隣婆。曰。我家  
 被白狐誑。而吐毛。唐人寐語。請來不聞之乎。老翁咄  
 々。汝默々。老婆鈍聲益高。翁怫然。不堪怒胸。烈火赫  
 々。已欲握拳。撲老婆頭。既而以為抑止。此怒氣。則君



子之行也。乍和顏曰：汝勿多言，今所以去汝者，折有故。汝穿耳孔，能聞之。余今日擔青萊物，到豪商某店，偶有伴公閱新聞紙，余在傍聞之。其文曰：有住某坊裡店某者，常放蕩無賴，而不知人倫道。為其婦者，古今賤婦，而嗜飲食，貪饒無飽，共不顧米糧，有無飢則婦怒，々々則夫叱，々々則婦激，終夫攫婦鬻根而打擲之。婦亦握夫鞞丸而拉捻之。二六時中，不斷口爭聲。此開化世，而有此愚夫愚婦，令不戒，後世為開化之患。幸而某日觸邏卒警視，因違式律，出若干償金云。是乃余而疇昔之罰金一件也。余聞之，汗額不堪，其

耻辱一上新聞紙，則既日本一般評判之。我耻非席，不可以卷。我名非烟，不可以消。縱令雖汝愚聞之，能為快事乎？故余改過正行，欲為君子，以雪此耻。辱是不得已，所以與暇于汝也。汝亦改過慎其身，我豈敢欲離緣乎？婦低頭含淚曰：妾過矣，々々妾必為貞操婦，共舉美名于新聞紙上。立拋酒瓶于地曰：若易此誓，有如暎日。夫曰：過而不憚於改，乃汝亦君子人也。

貸座舖 附吉原

近世妓樓之盛也，以吉原為大花街，于深川，于根津。



于品川于新宿次以新島原各街繁華日月盛昌何其  
其鶯色多也靜軒居士曰元和三年官始賜一地方  
于今葺屋坊傍開闢功成以其鞭芦覆實之故名芦  
原明歷三年因命徙于今吉原云爾距今二百余年  
其間繁昌凡幾于樓閣幾層娼妓三千三月裁花而  
櫻樹笑海棠媚以與解語花競婀娜七月放燈而翠  
鸞舞紅鳳歌以與嫦娥影鬪嬋妍笙歌海酒肉山熱  
鬧雜道又有藝妓勸醉又有幫間助興一入此郭則  
魂飛肉消真人間世界之一仙境也獨吉原而有此  
繁華他街亦可推知也自有花街傾金庫失宅地

傾城

不名亦不終為纏骨戀着而落我鼻失我眼者不少百年  
芳夢覺為一片烟寐々寥々存于我者借金與痼疾  
耳又樓主御娼妓如牛馬束縛人一生而雖父母大  
故不令歸寧樓上樓下各々恣特權鴉兒之權尊于  
地獄熾魔娼妓之權卑于拾屑賤婦有我命如無我  
身是人而非人也騎千客非敢奔是馬而非馬也果  
又何乎乃綾羅衾裡瘦風而錦繡席上飢餓也然而  
如高尾小紫有名妓輩出何乎雖新宿猶有節婦白  
糸是猶泥中蓮花水底珠玉也蓮花之所以被賞于  
人者在于淤泥中故也美則美也雖然與此花可頡

新編  
第一編

廿一



頽者不亦少矣。有牡丹有芍藥。若以蓮花置于牡丹  
芍藥間。豈能敵其靚粧乎。立則芍藥坐則牡丹。行步  
婀娜如百合花。是蓮花不及百合花。確證也。况牡丹  
芍藥乎。偶有高尾輩。猶入牛馬群。而始見人也。亦何  
足異矣。如阿輕悼父死。淺而悼夫死。深亦有節婦名。  
若在今世。誰謂之節。真不孝女也。然則古娼妓皆自  
求者歟。曰不然。有為父母沉者。有為兄弟陷者。有為  
命夫賣者。有為情郎驚者。皆出于不得止際會。而不  
有自沉苦界者。閻淨瑠璃本猶可知其情。強使入牛  
馬群者多矣。縱令雖不真牛馬。一入其群。則有其行。

是乃牛馬也。何用以人稱。今視昨恰如生于暗夜。住  
于暗室。束縛人者不知道也。受人束縛者亦不知道  
也。文盲與文盲之集會。則失其道。不亦匪乎。曰自古  
惑溺于泥中。花乃眷戀于牛馬者。頗多焉。此人亦難  
免。牛馬群者歟。曰否。不然。有乘車者。有輓之者。游  
花街者。如騎牛馬。奔花間也。擲財為瓦礫。終亡其身  
者。如假寐于馬上。墮落溝中也。何稱之牛馬。其人也  
特不免馬與廐之間耳。彼一時也。是一時也。於予歟  
何誅。如余輩。囊中若有一物。亦既墮落者。是幸乎  
不幸乎。有抱花權而未嗅其餘香。豈能可稱才子乎。



亦馬與鹿之間人也。余記吉原景于後者，特不出于  
 通客先生口。牌况新景乎。今也開文盲眼而始知人  
 身尊解其束縛而許民于自由權。於此也解放娼妓  
 而廢妓樓。改其名号，稱貸座鋪。花街零落，乃都下之  
 繁昌也。俳歌氏不曾云乎。吉原明兮家乃暗兮。是千  
 古之金言。而游蕩家之戒箴也。都下今有貸座鋪之  
 許可者。吉原品川新宿之三地也。往年移深川島原  
 花于吉原。根津花亦曰有移于吉原。命娼妓亦不受  
 鑑札。不能公賣。故耻其賤業。而為娼婦者甚少矣。雖  
 佐野鎚大樓佐野樓則吉原第一銀行樓不過十余名。

妓與樓主中分其玉價者多。稱之曰叩分。  
 黃鶯出籠而轉于自主。花翠鸞脫網而宿于自由。技  
 今日娼妓明日妾婦。苦界變為樂國。宿醒醒又新醉。  
 優々游々。密雪全融。而年季證文流。春風已改。而免  
 許鑑札來。閨無束縛。妓又樓無要虜。客吉原全一變。  
 舊風俗而更開新仙境。上瀧鯉紋外裝。變為御召縮  
 緬小袖。鼈甲象牙。副筭化為珊瑚珠。玉金釵。駝駝聲  
 嗚々高而脚却低。錦帶幅便々廣。而尻不露。內則無  
 節句紋。日之憂外。則有情郎昵人之樂。有意則迎客  
 無意則止。我以我鑑札。鬻我色。豈欲伴拙夫眠乎。朝



則携情男手而游猿若坊夕則擁鴛鴦衾而結巫山  
夢可與郎共行可與郎共眠妾身自由如蝴蝶飛而  
欲行主之側客亦無割床回房之憂一閨一客妓閨  
則我聞也一夫一婦命婦擬客亦可愛也

暮靄抹郭銀燭點星長生殿裡笙歌沸不老洞中神  
仙舞蘭房馥郁來而薰衣裳秋江屏風圍而護鴛鴦  
相對而語相依而酌一鍋二箸言獻言酬既而醉淡  
紅乍上海棠妓從容自理三絃上二下三以爪當撥  
低々鏗々水調風音即歌曰噫活潑兮彼散髮兮噫  
活動兮彼光頭兮有鬢者必有貳心兮曲闕左手抱

三絃右手勸盃曰妾未就師習音曲說一客用謙終聞藝  
者衆調子而自學耳元不適君耳妾所深耻也唯以  
為君自理絃與為君自撰歌之情欲償其拙調而已  
客曰卿勿謙歌則述已情也又何閔音曲雖然多虛  
唱空韶而可信者鮮矣方今開化之新調不云乎娼  
妓無情信非然兮方今晦日猶見月兮此歌真然乎  
否郎改曆以來屢雖游此郭一回未見團月况晦日  
乎已昇則乍沒終不過三日月以月擬也再不能拜其  
月顏終到曉鴉者往々有之是猶舊曆也郎惟不獨  
晦日月出沒則全在男美醜與財多少如郎醜男子



而未見百圓札。是所以雖會開化，不能入其實境也。郎身不如荷衾喜助丈，故無婦後郎命者。况卿美色乎。欲使思我，則我之無理，亦何咎卿。特訴愚狀耳。妓以纖手，一捻客膝頭，曰：「可憎矣。」十分調弄，妾阿太福，不適君心，元其分也。曰：「如卿當世佳人，郎豈敢調弄之乎。」郎言：「非曝店之贗物，實千古之確言也。」曰：「否，君心若團，則妾豈出于角乎。」窓之月，况開化乎。曰：「誠然乎。」曰：「真然。」試吐露妾僻論，以表其真偽。眷戀美男，恍惚黃金，則昔日之風習，而靜軒公記繁昌之時也。今也不然。思與不思，非関美色與金光，亦非在等位貴。

賤持在其賢愚。雖醜男有材能，則為上車官吏。雖美男無材能，則不免為輓車役夫。妾痴猶知之，君何調弄人乎。曰：「卿氣性可愛。」曰：「婦人不在氣性，全在容顏。妾儕今坐玉殿者多矣。阿松娘一車夫之賤女也。近聞為某公外妾，月賜給金五十圓。連老母小妹，恩波衣着並辦于官手。阿竹月金十五圓，阿菊七圓，五十錢是皆因顏美也。未聞有其才。如妾鳥之町殘物，又待來年鳥乎。若不賣，終為竈婦耳。妾深情雖十倍，他婦不能償其醜貌。三千世界有誰顧妾朝夕。想將來不堪其悲歎。今夕何夕，得待君實妾僥倖也。說了。」



泣下曰。卿勿歎。一治一亂。有苦有樂。如彼。外妾能有幾。千春乎。花易老。寵易衰。風雨又妬之。紅袖翠裙。假雖乘玉輿。豈如二人一身之命婦乎。卿氣性而有此。十分花色。何無戀君黃鶯乎。是決非諛言。亦非虛言。卿亦可速求配耦也。恐不待郎言。既有情人在。曰。可憐君勿騙人。妾若有情人在。持此自由。身何敢沒泥中。妾不幸。實在言外。曰。郎雖不才。猶男也。莫亦一助言乎。請聞。卿履歷。妓暗々飲淚。曰。君懇切。真有命夫。思妾何敢抱藏。妾家元某公之賤臣也。昨春奉還家。祿為一商人買家于淺草某坊。而鬻唐物。後不數月。

罹火災。屋宇一灰。無一殘物。父親千辛万苦。而借若千金。更借居于西國某坊。漸開小割烹店。又不數日。今春再罹火災。父親相次卧病。某日遂沒。今存者。老母與妾弟妹三人耳。立則無避風雨家。坐則無免飢渴處。殆欲立人檐下。終受親戚恩顧。借裏店于某坊。以賃縫。漸糊三口。然父死無可償。其負債。目途限日。既過。財主訶之于官。終致身代限。而至細烟不颺。零落。今也無可養老母。便路不得已。而投我身于此。樓君請恕之。妓傍客膝。涕泣不能仰見。其情實。客曰。卿勿歎。薄命人間。盛衰世之常也。如郎元草莽野人也。



幸而近蒙登用。雖卑官猶在其列。故郎未有稱命婦者。獨寓某坊某旅店。冀與卿為比翼鳥。然則買家于兩國本所間。而共捷偕老。双蝶眠花。鴛鴦浴液。卿何足羨。彼外妾曰。君言雖假。可喜也。曰。郎言何假真乎。真情矣。明日必送數金。表郎本志。郎必不食言。曰。願聞君姓名。曰。再會。日告之。曰。以之視之。君言恐假矣。今娼妓非古娼妓也。有約則不藉人脚。自行而問君安否。妾若至。則君山神生双角。必矣。故不告姓名也。是所以君有命婦而欺妾也。妾元素人。未知娼妓之陰謀。以君正為有情人。而能說妾衰運。實遺憾也。嗚呼。

呼々々客曰。否。郎有嚴君在。未許縱游。卿若自來。則嚴君必疑之。偕老契一朝。而空屬水泡。是所以郎不敢告姓名也。曰。君不言。獨寓旅店。其口舌未乾。而曰有嚴君。何君反覆客。伴醉曰。郎大酩酊。今不能振我舌。醒後可告也。自擁蒲團而卧。鼻鼾乍殷々。不是狐睡。必狸眠。今之游客。今之娼妓。罪人也。戒火鐵棒。鏘々警火。報更柝木。摐々打更。一房間殘樽已涸。蘭燈正暗。鴛鴦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喃喃說曰。疇昔郵便不達乎。某日待君。而不敢迎他客。然而君竟不來。君則假言家也。郎曰。某日生憎。有商用到。



橫濱夕欲歸走至停車場則正過七時瀛車已發不能追故不得已泊郎非敢噉言也曰前日偶雖有故既劇場行之約三違觀音詣之盟二背君心腹如玻璃戶皆知其虛言自今若違約煎君寫真咒詛之曰卿不開化女也咒則果有何効驗今則商賈乘馬車僧侶抱妻妾之時也咒則可咒郎何管我以我金游誰敢謂不字卿宜去我又上他樓妓抱郎一榨曰君挑人也久矣或與秋風于妾而弄他勝花乎妾為君到典舖凡幾回既典衣裳盡償君殘債雇人婆屢促妾曰為某外妾乎為某命婦乎妾所以不應其命

者特以有誓書也君放妾則可放妾懷誓書至扱所公然受官裁判郎曰卿勿怒郎言戲談也妓撈取咬他肩頭曰樂人憂誠可憎郎曰傷郎身憫卿心死生唯命也曰真然乎曰真則又曷為曰君身全妾身則如是憫妾心耳遂撈他兩脚挾我股間呼吸已逼金釵觸枕紙聲籟々洩微則時器鏘々報曉

寫真

寫真之行于都下也未出十年而已與錦畫頡頏始內田氏稱九受業于洋人而頗極其精巧閱寫場于淺草而施其業人見其真畫而皆驚其妙術來乞寫



者輻々轉々忽揚其名于四方追次鬻其業者蔓延都下現今已及數十名其施技也設寫場于樓上而斜鎖玻璃戶于三方以受日明蓋以晴天正午為最好時也始置鏡器于一方而揚玻璃板于鏡背是即自鏡面寫真影之具也先以絹帛覆其器械受寫人對其鏡凭几于明處恰如坐禪僧要其無心寫師熟視其躰整神定而剔器械之覆巾則乍寫其真苟受寫者勿為如見劇場者板容態若或閉眼或開口則福相為愁傷顏才子表阿房面須用其心而整其躰也如絃妓屢寫真容而出之于四方以賣其名者多

矣故慣寫真而粧姿整然真有可眷戀嬌態凡容顏之形貌衣裳之模樣真乎其人而頰邊痘痕不可掩額前黑痣不可韜也男則雖不敢論其美醜女則專閔其容貌故婦人乞寫者非娼婦藝妓輩則必伎倆自慢之命婦也每店寫料雖不同約寫于玻璃則二十五錢寫于紙則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一寫文可寫于十紙々々又可傳于百紙不亦妙工夫乎偶有名家名妓乞寫者則寫師又寫之而有鬻其餘影寧致寫料其容可也輒近入寫真社者益多頭減寫料橫坊某先生揭其榜曰當今寫料金一朱紙寫則



金貳朱也。何其落魄也。所謂魑魅出逢而至。天明減其魔術者歟。後于人者為制于人。坐人後者。嗅人放屁。想其先生曰。我後人。尻而雖嗅其放屁。非敢竊其屁。先輩則放屁聲高。而人驚其高價。我輩其聲低。而愛其低價。是亦余所以釣其利也。

篆文。穎書大書。寫真二字。而高揭標旗于屋頭。又列真畫于店前。而供縱觀。少年連臂佇立店前。品評其畫。生問曰。頭戴漆桶。衣如万歲。坐執播木。中身者何人。曰。輔相某公束帶之寫真也。曰。頭鬢似束藁。與大着袴如幽靈尾。故與長立懷手者。賴朝之大臣乎。

曰。俳夫彥三。狂言之寫真也。誤認々々。曰。容貌似小町。如有穴者。天女之寫真歟。曰。吉原金瓶樓之娼妓。今紫也。僕未游花街。則誤之亦宜也。曰。持團扇。僂倚于美婦者。華族某公之姬君歟。曰。桺橋之絃妓小春也。桺橋亦未渡。則誤之亦宜也。曰。頭如栗苞者。何人乎。曰。某公也。曰。如唐茹者。誰乎。曰。某氏也。如西瓜者。僧某也。如杓子者。商某也。一生傾囊。僅得買今紫。寫真。曰。僕非貧生。亦非無擁此婦餘財。抑所以買之者。誓欲不惑。弱此色。故朝夕對之。而自抑制其色慾耳。非敢抱寫真欲卧空房也。



生曰僕可買小春也僕亦非敢恍惚此婦特欲對馬  
真窮其理也僕豈抱之眠乎二人依々然有喜色去  
蓋入其衾不探其股間二子言未可信也

一輪人車載兩客而來見則八丈黃縞之少年與御  
召縮緬之別品也美異名少年外套長而言語驕

慢非商人姿官吏別品嶋田大而行步婀娜非命婦  
風馬即真外接馬師目迎而胸裡悸々今日何幸有此好

客不是貳圓則一圓半之奇貨也二人相携上樓耦  
凭一倚子曰敢乞耦馬々師曰唯々余慣耦馬且年

已老矣非敢洩密事者也某君既馬兩唇相合態某

氏馬四脚相接狀大君足下則花之盛也人間二十

再不可遇父母目前亦不憚年也况愚老乎馬何等  
容態唯命也客曰君勿吐失言是僕弟妹也何有其

醜態乎十日所見以唯馬如是容態耳乃出右手抱  
婦右肩左手與左手相握置于男膝上是兄妹相曰

只此時為然曰諾乃馬數板去一容又來曰我當今  
之英雄而世人未知余容貌今乞馬者非敢自藏之

馬以欲鬻物色于四方也故乞紙馬數十紙店前噪  
以又有數客襲結城紬藍縞髻髮疎者金滿家之隱

居也着紫縮緬紋服垂錦帶者令春之絃妓也外套



短辨舌如流水者山師之幫間也。且公凭倚于中  
央絃妓立其左側幫間坐其右側以馮三人一席景  
夫一瞬間馮數人則固非筆力所敵况其真像乎于  
弟游遠國者馮而可送之于故鄉父兄何勞筆頭用  
平安二字情人在隔里者相送而可相見何借回文  
錦字此馮真而有此便利々々々而有此繁昌亦足  
以馮闕化真

牛肉店

牛肉之於人也闕化之藥舖而文明之良劑也。可養  
其精神可健其腸胃可助其血脈可肥其皮肉此良

藥而甘于口此良食而適于腹且効驗速可喰知其  
能也。用之于舊習病因循病則縱令雖頑固症一鍋  
而發氣力十鍋而可全治也。自有此良藥七年粟閉  
店三年艾無價一齋醫十病十蹄救百病千功万能  
喫百帖苦藥不如喰一鍋甘肉至其製法則烹兮燒  
兮漬兮乾兮見彼藥店紅肉依々有肥大股不可以  
護一匙肉能延老者一寸壽命一鍋肉亦足以醫書  
生一朝飢喰乎々々縱令我不喰白米飯喰肉以能  
保百年之妙齡何愚生復餓死于首陽下御養生々  
々々縱令我不喰松魚膾買鍋以能蓄一箝之餘肉



何，餓夫亦絕糧于陳蔡間。此店行于都下，未久而至不可復算數。壓倒鰻鱻，吞噬山鯨。各街無坊，無招牌。肉之流行，速于乘氣車而傳命。肉店有三等：飄旗章于樓頭者，上等也；揭招燈于檐角者，中等也；以障戶當招牌者，下等也。皆以朱題牛肉二字，而表鮮肉。鍋又約有二等：和葱烹者，曰並鍋，價三錢半；以脂膏摩鍋烹者，曰燒鍋，價五錢。一客一鍋，火盆供具焉。有命酒者，有命飯者，火活肉感沸々焦々，隨食隨烹，肉之用和為貴。老幼因之，無所不食。飽々温々，已入佳境。客坐樓上，有牽豚而過樓下者。

客見之，曰：豚何之？曰：將以屠于場。客曰：我不忍見。如其浮太々々，而就死地，請以牛易之。客如味其肉，則牛豚何同？苟屠牛，則勿棄其骨。我敲而食之，其糞亦不可棄。足以糊鴉口，為靈藥之妙。或真有化味曾時，噫！不老之大藥，噫！不死之良醫。汝牛也，我渡汝，引導汝以徐々緩々性，能養活々潑々人。汝若不養此人，則國無文明。々々々々，則世無開化。畢竟開化之德，謂出自汝可矣。故我愛汝，我欠買米錢，而日招汝。我雖無買一斤肉力，無未曾顧汝，而流涎寐則夢汝。寤則思汝，無飢不遇汝，無食不飽汝。我與汝交際實可。



謂親昵也。故我葬汝于我腹，永以為墳墓。地糟粕雖歸于廁，魂魄必歸于我腹。汝魂魄如有靈，能養我下愚以為上智，必使得月金若干，三年喰未至，官錢不昂也。且汝勿歎短命，殺身為仁者，汝之謂也。苟死有益于人，亦何憾于世。汝從老而斃于槽廐，間寧不如入鍋而成佛，近聞汝屢入美人口門，是乃極樂淨土之往生也。或時則葬于英雄腹，或時則瘞于美人腸，不亦好恩緣乎。汝苦斃于道路，空屬腐敗，豈能得此大葬乎。牛也，汝勿吼。牛也，汝勿歎。我雖運迂謀，未能近台鼎，人我雖傾空囊，未能融美人手。汝死肉而逾

于我活人遠矣。我亦欲屠我肉，從汝，然則或有達其素志乎。復謂人若知余肉，則必吐而投之豺虎，果報寐而待。我亦輒不如待其時，况腹鳴不平乎。腹鳴殷々，蓋飽牛肉故也。

開露肆有賣肉者，曰烹籠專招，不能上肉店貧生也。懶叟吸清酒而製之竹串，以貫肉投之大鍋，火常活肉常沸，一串值文久二孔也。叟呼叫曰烹籠溫煖，開肆于四通之街，而必人車輻輳之地也。輓夫圍鍋而喰之，蟻集蠅屯，有縱喰者，有橫喰者，或爭串鬪者，或有奪串去者，噪々嚙々，三串以醫一時飢，此肉也。



日迴屠場而乞其廢肉者多矣。剛如澁紙者既出十日肉也。柔如豆腐者全屬腐敗肉也。醬汁則貯鏞倉時代之餘瀝。苟日舊而又日舊臭氣如衝鼻肉元雖藥食噉之無其功。庸醫亦所能知也。且若不得屠場廢肉有混犬馬肉者云。余雖餓鬼者不忍噉其毒。如誤噉犬肉則開化忽變野蠻。恐咬文明人。故本店告諭曰。近來有鬻鬚我店肉膾肉。四方食客吟味其肉色可噉之也。

西洋目鏡

鴻雁翔。糞蠅猶振翼。衣服行裸躄亦拈腰。是目鏡所

以入繁昌而與寫真共飄紅帶也。始有開場于淺草奧山者。後不數月而及數處。殊向舊藩邸之新街。為新多兵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之工夫歟。未見真市人而賣此觀者。觀室概築小塗屋。前面綵塗白徑而不拭其尻。恰似竈婦施白粉于面。而存垢于背。或有設層樓者。漆板擬石。不異庸醫玄闈室內。隔數尺列數箇鏡。回而觀之。又不異入拳螺堂望龍王宮殿。鏡面約如大蛇眼。一眼能容人。兩眼觀者。即自針孔視世界。而值僅一錢也。其畫則世界萬國之風景。而真有寫實景者。或有全寫想像者。皆從寫真店。驚



其糟粕者也。倫動之鉄橋長于霓，巴黎佛京也之宮殿高于雲，魯西亞大將怒而拔兵卒鬚，伊太利婦人卧而吸洋火，口買米利堅火事來賣之，包日耳曼戰爭去開之軍艦衝波而山為山，商船入港而林又林，蒸氣車上山，輕氣球飛空，坐可望奇望峰，卧可臨地中，海喰人，獅子則必屠自，胴盪舟，黑人則永斃于底，觀博物館，而侮隣典舖，視大病院景，而憂人，頭痛觀者至最後，鏡益可知其值廉也。辨才天裸躰而卧床，肌膚皆白，只見臍下，小黑点耳，恨撐一脚，不媚其奧，或惜露半身，不見其尻，或歎對真面，不啻其唇，奇中

奇新中，新足以驚田夫野僮，眼是舉其二三也。此物亦雖觀物比之於他，觀物則有益于人，不少淺草寺，質虎，漆斑猫，毛万世橋。在日，第遠人稱曰，日鏡橋，兩國繁華全遷此地，亦為觀物家滑管師之藏，偽龍彩碧蛇鱗，不日而質偽之皮毛，可頌也。此畫則不然，寫世界新奇，摸万国風俗，一目如巡世界，可使喜人眼目，而弘人智識也。不至其國，則雖未可知其真偽，決非猫化虎類，又非演史家吐，如見虛言類，只不過曝店，古道具耳。鏡室外，開小茶店，娘誰出火盆，娘何觀煎花，並妖粧，盛飾賣孤媚，鬻猫諛觀者於此，始拜辨才天真躰也。



稗史家者  
此反對也

一笑顧客而促二錢茶料二笑與喫餘烟而說劇場  
同行三笑傍他膝而勸辨天開帳若有信辨天者直  
可開帳于待合茶店樓上也客若應之以二三艷語  
則如鍾馗捕鬼舌頭磨劍忽斷情男腸凡茶店少婦  
皆質辨天而屢開不時帳者也災非降自天生自婦  
人須敬鬼神遠之也余雖有可記開帳繁昌者前坐  
之長後坐之妨暫欲讓後編去彼小娘扣余袖曰君  
亦不免為質物紙禿筆嘗世界糟粕叩空腹吐都下  
虛芒真稗史家質物而強開帳于書舖店前以日待  
來客是不異阿娘輩君如何々々余無遁辭自尻

穿前坐幕而退矣

招魂社

都下官社之新築以招魂社為第一在于皇城之  
東北九段阪上以祭戊辰年間死王事者也阪兩  
側栽花木數百株錦繡馥郁不燒返魂香而有餘薰  
其間又列石燈數十箇不入不夜城而有餘明到阪  
頂則平面廣濶可以招群靈九段則都下最高之丘  
地而一目都下今築社于此地者自似忠義魂保護  
府下卜地之注意不亦深重乎右側有石塔積天然  
石巧築之不敢施彫刻其高數仞尖頭峨々聳雲間



本社面正南巨棟高楹模擬古代之社形社內則菊花紫幕儼然護忠魂祭魂如魂在社前則五色彩旌飄乎表義名揚名似名輝一年四時設大祭而饗幽魂普天率土無迷于舊戰場幽靈又無陷餓鬼道亡魂嗚呼義士群靈合蒼手于黃泉下豈可不仰天恩乎苟死有益于國家忠臣義士所敢不避也夫戊辰之於兵亂會更始維新之時報國士磨義膽誅伐逆賊遂死于矢石間致此隆世豈可不謂偉勳乎苟抱忠義者須近前拜一拜如大師不動閱帳非要賽錢兩拋者也義士之遺勳忠士之餘功赫々可輝方

世可傳不朽人而不羨此死者非皇國之人也凡人雖致死多特同死而不同其名阿半長右衛門情死于桂川而陷八大地獄遇劔山熱釜之譴責是亦致死也忠藏義大夫戰死于曠野而入紫雲幔幕遇玉殿金宇之招待是亦致死也同致死苦樂如此特在義與不義間將門死而流臭氣千古楠公死而傳芳名于万世是亦義與不義也噫大哉義乎犬死而殘皮人死而留名噫大哉名乎義不可失也名不可污也余輩生為糊板稱糊板食腰拔死不如園羊糞土豈不耻義士乎縱令雖耻之以楠木屠腹亦難堪



新編 卷一 終

其苦痛。今送此祿。生涯亦義死之餘恩也。須近前拜一拜。

每祭連三日。人之賽詣雲集于阪上。肩摩轂擊。即新繁昌之一魁也。賈人爭張露肆。有鋪蒲席賣品物者。有安林店鬻食物者。熱鬧雜遝。無立錫地。初日則有烟火。設火臺于田安堡內。自晝連夜霹靂一聲。電光掣空。一群金鳥噴火而飛于白煙中。一雙紅龍抱壁而跳于紫雲裡。烟玉散為百花。火丸碎化為星。千變万化。真奇觀也。次日則競御馬。名曰競馬。回木柵于數丁間。以開馬場。柵內可並驅兩馬。御撰巧馬技駿

爭其先。一步後自一步。十步先自十步。或有初步而仰倒者。或有中途而橫落者。或有達其極數步間而逸失者。或有已後數十步而突然先驅者。鹿毛謂馬後于茸毛白先于黑一瞬而已數百步二瞬而忽達其極玉蹄蹀躞。蹴紅塵如獅子狂。碧鬣鬚鬚。衝雄風似天狗飛。相後相先。贏者受賞揚去。輸者取笑。悄悄退今日。而有此觀。猶見佐々木梶原。前驅于百世下界平中。小戰場也。次日則有相撲。此日最為奇觀。上自橫綱。下至荷禪。無不戰者。無不搏者。東西名虎別有勇戰之一事。凡相撲。敵手專關行司。與老力スモウシヨリ七

新編 卷一 終



昭和四十二年  
五月十六日也

之意。願負連中投盡自家衣着。雖為纏頭。不能敢使  
驚攫鷹獨於此日。則不然。使東關脇敵其大關。二等  
虎搏。一等虎唯命也。鐵臂石拳。盡四十手。極八十技。  
而真為兩虎戰。至使觀者熱汗溢兩把。何則。遇不翼  
敵為不慮戰。大關若不投。關脇則一世之耻辱也。二  
等虎若挫。一等虎則終身之面目也。是互所以振全  
力勇戰也。真可謂相撲中相撲。每祭關。此三場而專  
競勇技。蓋以祭死軍者。專為關武祭事者歟。抑又所  
以藏武不忌武者歟。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終

48-13755

明治七年四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010190532076



